

北乡腰市

白杨

卢沟桥上遐想

赵立新

没有江南小桥的风韵,也没有长江大桥的雄伟,但却彪炳青史,吸引着无数中外游人。这座非凡的桥,就是赫赫有名的卢沟桥。

那年我参加中央党校开办的“全国党务工作研讨班”期间,与两位同仁慕名走上卢沟桥,一睹其雄姿。永定河自北向南而来,卢沟桥犹如一条巨龙横卧其上。漫步桥上,只见桥栏上的石狮子双目圆睁,虎虎生威,好似随时要扑向来犯之敌。石狮无言,但我却仿佛听到它在向人们述说那段历史。1937年7月7日,日军突然发起进攻,负责守卫卢沟桥的是国民党第29军37师219团,时任北平南苑驻地指挥官的佟麟阁以军部名义发出命令:“凡是日军进犯,坚决抵抗,誓与卢沟桥共存亡,不得后退一步。”打响了抗战第一枪,高扬起中华民族不可侮的旗帜……

29军副团长秦德纯向219团团长吉星文指示:“保卫领土是军人的天职,对外战争是我军的荣誉,务即晓谕全团官兵,牺牲奋斗,坚守阵地,即以宛平城与卢沟桥为吾军坟墓,一尺一寸国土,不可轻易让人。”吉星文回答:“请长官放心,吾团全体官兵已做好一切战斗准备,誓与宛平城共存亡,卢沟桥不是吾人坟墓就是敌人坟墓。”吉星文恪守一名军人的承诺,在守卫卢沟桥的战斗中,率敢死队出击,果然表现英勇。

不朽的卢沟桥啊!把我们的思绪带进了久远的过去。灾难深重的中国,命运则常常与桥相连。在一个浓雾弥漫的夜晚,太平军首领洪秀全,在武汉鹦鹉洲一夜架起两座浮桥,火光冲天,战马嘶鸣,太平军一举突破天堑长江,令清王朝大惊失色。北伐战争时,汀泗桥、贺胜桥成了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击溃北洋军阀吴佩孚主力阵地,也因此名扬四海;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工农红军冒着弹雨和烈火,悬空攀踏着铁索,飞夺泸定桥,再一次粉碎了蒋介石妄图歼灭红军的阴谋。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老大哥”变脸,撤走专家,带走图纸之时,南京长江大桥的建设者们坚信“中国人民有能力造好大桥”,大胆另起炉灶,建成世界一流的南京长江大桥,再一次使中国人民扬眉吐气。

望着“卢沟晓月”的碑亭,我们手抚桥栏,思绪万千。石桥英姿依然,雄风不减过去,然而有多少人还记得那默默无闻造桥者和守桥而战的牺牲者?他们默默地或惊天动地来了,以修桥为己任,以守桥、攻桥为天职;他们默默地去了,消失在茫茫人海,或轰轰烈烈地倒在桥畔的血泊之中。

我们缓步走下大桥,挥手告别,卢沟桥沐浴在金色的阳光中。卢沟桥是中华民族之魂的象征!这桥洞,犹如中华儿女宽阔胸怀坦荡无比,任江河涌流,千舟竞发;这桥墩就是中华儿女的双腿,中流砥柱,任惊涛冲击,我自岿然不动;这桥梁,象征中华儿女的脊梁,坚如磐石,任泰山压顶,也不弯腰!

去城南给一位长者送行的路上,亚柱突然说,魏余娃今早火化了!我心里一怔,追问:“咋着哩?”亚柱说:“余娃周五下班从腰市回来,去龟山公园转悠,坐在台阶上歇息,来了个熟人,喊叫一起走,余娃往起一站,倒下去再没醒来。”过程就这么简单,这个噩耗,我怎么也不能接受,又怪罪亚柱不早给我说,连个送行的机会都没了。想起余娃,北乡腰市的那些事又一股脑浮现在眼前。

一个人

2007年9月,一个阴雨绵绵的下午,我被派往腰市镇主持政府工作。对于腰市,并不生疏,我先前就在马角山乡工作过,回城不久,马角山乡合并到了腰市镇。

余娃从黑龙口到腰市镇担任工业办主任后,无论乡镇机构怎么改革,乡镇干部怎么调配,他都没有离开腰市。我问他,机构改革在动人,要不要往城跟前挪一下?余娃说,不想受那麻烦,腰市就美美地,老本行干起来得心应手。

一个单位的工作,能不能干得出彩,关键看那班人。余娃从工业办主任,改革后到经济发展办主任,虽然不是领导班组成员,但却用力支撑着领导班子。那时候,乡镇少车,下村工作主要靠私人的摩托车,也没车补。余娃包抓马角山片区,离镇政府最近。镇上工作会一安排,余娃领了任务,跨上摩托车一脚油去了马角山,任务不弄个差不多,是不回镇政府的。余娃是我的“铁杆硬腿”,这硬腿支撑着我在这的工作。每每布置完工作,不管难易,余娃没说过“不”字。马角山修路放线,阻力重重,就连几个村民小组长也将胳膊弯往外拐,余娃躁了,狠狠地训了那几人。训完,走家串户,弄清事情的缘由,摸透矛盾所在,知道从哪里系铃,从哪里解铃。余娃进,阻力退,矛盾解,线放

了,路通了。一个老大难村,前几次换届选举都要麻烦,这次投票选举时,两个村民砸了投票箱,散了选票,乱了会场,选举失败了。时隔数日,按法定程序进行第二次选举,我要求余娃一同去。我们把会场选在学校院子,给十个村民小组提前划分好座次图,摆好凳子,让选民坐着开会,不得走动。设了两个秘密划票间,同时进行,没多大时晌,新班子就顺顺当当依法选举产生了。

前些年,腰市有个硫铁矿,当时的民爆物品是镇政府先审批,再报公安局。余娃作为工业办主任,把第一关,他把爆破的相关数据计算得十分精准,爆破物资卡的掐尺等寸。第二关是分管安全的副镇长审核,轮到余娃,不用操心,签字即可,这样运行多年无差错。后来,审批权收归公安局,余娃脸上泛出按捺不住的喜悦,长长出了一口气。

真是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我的“硬腿”余娃,说走就走了,我哭了。

一件事

2009年6月,我被调到北宽坪镇工作。有一天,纪委叫我,在腰市时的工作出问题了。两个村干部瞒哄着政府,享受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

农村低保非常敏感,审批表最后一关需要法人签字,全镇群众的低保审批表摺在一起有四尺多高,民政办和分管领导已经签字,我最后审签。那时,我刚刚当上镇长,很认真,一张一张签字。清楚地记得,有个姓张的村主任也在其中,这主任干工作舍得下狠茬。村里修水泥路,路面宽度不够尺寸,家家户户都看着样儿不愿退让,工作推不动,这主任先砍伐了他姐家里的核桃树,等他姐上集回来发现了,找他理论,他却一口气跑到山顶上躲了一夜没回来。第二天,其他群众都砍树拆

墙,水泥路如期完工。他工作硬,我们自然要好。他心在集体难顾家,家里穷,老婆一身病,我思想斗争再三,最终还是没同意他吃低保,当村干部,不能让群众戳脊梁骨。我自认为审得严格,可事发之后,才知道还有疏漏。两名村干部以老婆名字蒙混过关偷吃了低保。这事发酵上了陕西电视台《今日点击》栏目,给商州抹黑添乱,纪委给了我处分。每每想起这沉痛的教训,就想起余娃把关审批炸药多年毫无差错。不要说人和人差不了多少,我觉得,人和人的差距有时候是很大的。民政干部的责任心差工业干部太远了。我不怕丑,不怕短,走一处讲一处,让我的同事以我为戒,举一反三,不犯错误。

其实,人这一辈子,一件马虎事都干不得。干了,翻船是迟早的事情。

一句话

没到腰市之前,坊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大荆是枪杆子,腰市是笔杆子。意思说,枪杆子人杠火,好交往;笔杆子有文化,人难缠。到了腰市,才知道古镇历史的文明灿烂和古镇民众的文明素养。“笔杆子”是美誉。

据记载,腰市的历史可上溯到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的战国时期。腰市寺庙多,上有观音寺,中有兴教寺,下有雪山寺,东有药王庙,西有普照寺。居于川道中部的兴教寺最具盛名,故称腰寺。后来,腰市政镇设区,工作人员在书写挂牌时,误将“腰寺”写成了“腰市”,挂牌的人急急忙忙挂了上去。因腰寺有街有集有市,倘且能讲得通,也就将错就错了。

1925年,商县北区绅士解孝颖等积极倡导,在黄川双戏楼兴办“商县北区区立正本高级小学校”。首届学生90余名,课

程新旧兼授,有四书、古文、算术、英文、历史、地理、体操、音乐、图画等。到1945年,学校历时20个春秋,有1400多名学生从这里毕业,为社会造就了一批颇有素质的人才。

1925年春,腰市上集村郭志波、郭树谋二位老先生倡导创办了“商县腰市上集郭氏私立龙岗学校”,修建教室大房6间,又修建东西厦房10间。腰市川、板桥、李庙、马角、蒲峪及洛南县保安、永丰等地学生前来求学,学生猛增到250多人。县上每年会考,龙岗学校成绩总是名列前茅。1947年,中央教育部部长朱家骅特发“兴学典范”牌匾一块,并亲笔签名校长为校长屈明伸颁发了“教学质量优良人员”奖状。

1944年春节,住在商县城里的腰市、板桥籍人士解载祇、王克明等人倡导在腰市创办商县西北联合中学。三月初,商县私立西北联合中学成立,解载祇任董事长,王唯明任校长,每年招生120名。1945年8月,陕西省教育厅指令为发展农业生产,商县私立西北联合中学改名为“商县私立西北农业职业学校”。学校从1944年创办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并入城内商县中学,历时5年,招收学生近600人,不仅解决了北乡青年读书问题,也为地方培育了一批人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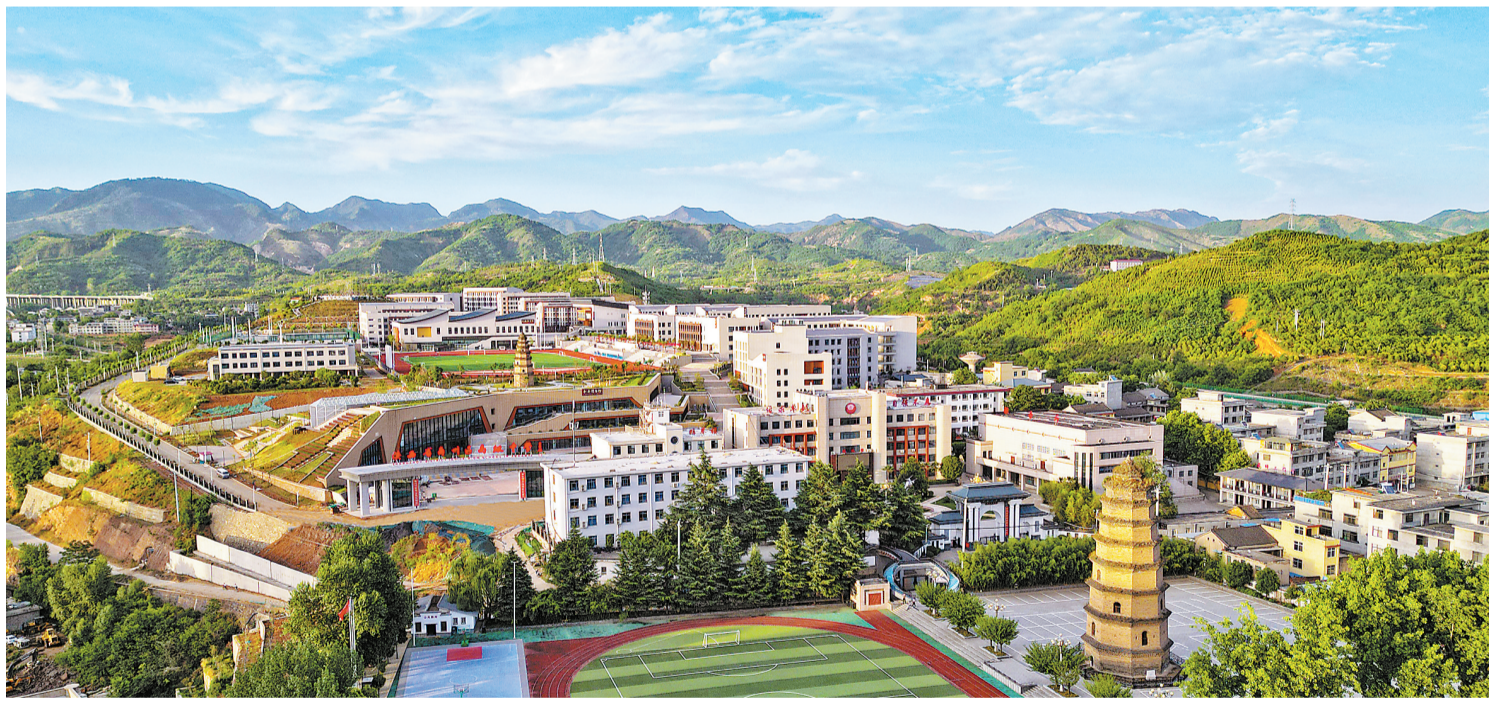
……在腰市一年多日子里,我反复追溯腰市的文化渊源,深为腰市文化底蕴的厚实而惊叹,深为历代腰市开明人士致力文化教育而折服。我思考着,我们党委班子有责任用一句话给腰市一个定位,给腰市一个方向。研究确定了这句话:“文化之乡,文明腰市!”

如今,腰市镇展翅腾飞,群众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离开好几年了,心底还是有小小的愿望,希望“文化之乡,文明腰市”的文化基因能够传承下去,在新时代发扬光大。

商洛山

(总第2353期)

刊头摄影 石祥民



悬妙奖

彭自立

这是一段63年前西北五省军队文艺会演中的故事。1959年,为向国庆10周年献礼,中国人民解放军于同年9月在北京举办全军第二届文艺会演,节目由各军区选送。时年我23岁,在山阳县兵役局当兵,以板胡独奏节目参加了商洛军分区战士文艺代表队演出。3月,独奏节目被陕西省军区选录,代表省军区参加西北军区参演。5月,兰州大军区通知西北五省军队战士文艺调演场地由兰州改为西安市东风剧场。

陕西省军区代表队进行首场演出。开幕式结束,晚会在有序进行中。

“这个节目完后准备上场。”当报幕员通知我时,一种紧张的情绪霎时涌上心头。手下意识地试试两根琴弦,突然感到外弦音似乎有点不准。于是左手习惯性地抓住弦轴进行调试。“嘭!”哪知心一急,用力过猛,外弦断了。我赶紧报告舞台总指挥,请求调换节目顺序。

“不行!观众手中有节目单,请赶紧想办法。”舞台总指挥的回答没一点回旋余地。

“试下这个!”情急中,队友从同台演出的其他乐队借来一把板胡,我上手一试,不称手。

“快换新弦!”队长发出命令。

当场更换新弦是演奏大忌。那时候,民间胡琴演奏都用的是蚕丝弦。蚕丝弦有张力,不经几次调试很难达到音准。只调一次弦就进行演出,跑调的概率是非常大的,况且现在又是独奏。但情势紧张,没其他更好的办法。我只好硬着头皮取了根新弦放在大腿上来回像拉锯那样快速摩擦直至烫手,立即上轴拧紧弦音。额头上早已汗水涔涔。

“下一个节目,板胡独奏。”还没等我用衣袖擦去额头上的汗水,前台节目已报出。

我急忙顺手从侧幕抓了一个独凳,上台鞠躬坐下。四周一片安静,用眼扫了台下,只见黑压压一片。我的心情不由得又紧,啊!汗水混合着油彩一起从额头上滚下流进眼眶里,又酸又涩,抹不去,睁不开,难受极了。

“别紧张,沉住气!”队长隔着二幕小声为我鼓励。

我深吸了一口气,强忍着难受半睁着眼。有点颤抖地拉开了弓弦,第一个音符从手下流淌出,紧张的情绪顿时缓解了大半。《绣荷包》质朴的旋律在大厅上空响起,整个剧场悄无声息,只有板胡的声音回荡不绝。我完全沉醉其中,眼睛的不适也感觉不到了。不知不觉中,第二乐曲《秀英》(蒙古民歌)也顺利演奏完毕。乐声结束,顿时,一阵热烈的掌声在大厅响起,我才感到眼睛酸涩得几乎睁不开了。

在热烈的掌声中走下舞台,我长舒了一口气。

会演结束,我的板胡独奏竟获得二等奖。队友们都说我是惊险中为商洛军分区全体官兵拿回了一个“悬”妙奖。

当铁路工人的父亲

徐启华

打小的记忆,就是每到春节,父亲从外地回来,提着一个大包,里面装着换洗的衣服,再就是几双劳动用的白手套,送给邻家的叔伯在干农活的时候用,还有几盒宝成牌香烟,两毛钱一盒,谁家家里就给谁发。

在父亲的大提包里还有三个又大又红的苹果,是给奶奶、妈妈和我们的。奶奶的那个放在装衣服的大箱子里,直到苹果水分脱干、香气散尽,都快扔了也舍不得吃,只在打开箱子取衣服的瞬间香气扑鼻。

父亲是铁路工人,春节一过就要走了,一走就是一年。铁路是什么,我不知道;工人是干什么的,我也不知道。母亲告诉我,宝鸡到成都的铁路就是父亲修的。似乎宝鸡、成都通了铁路,也有了火车,宝成牌香烟的画面上就是一列火车在奔跑。

有一年父亲离开家不久,就来信说他受了伤,从高架上摔下来,左腿骨折。可把奶奶和母亲吓坏了,她们感到天塌下来了!过了几天父亲又来信说,他已到西安,住在临潼疗养院里,让家里放心。

父亲住进疗养院,工人住进疗养院?我不时想起,越想越稀奇。这是父亲一生的荣耀!

长大后才知道,在那个年代,国家修建宝成铁路不只要人民币,而更需要用一代人的精神、一代人的血汗、一代人的肩膀和脊梁来修建。我敬重我的父亲,更敬重参与修建的父辈们!

我的人生第一次旅行就是走宝鸡到成都这条线。坐在火车上,拉开窗帘,看茫茫大地,巍巍青山,我深切地感受到火车在铁

轨上奔跑,铁轨在大山山川间延伸。青山默默无语,在火车的一路轰鸣声中,我想着我的父亲。

父亲忠厚老实,他与工友们相处从不计较长短得失,能帮则帮,能让则让。退休多年,时不时还有工友写信过来絮叨感念往日之情。

父亲经常教育我们“吃亏是福”“多帮助需要你帮助的人”。起初,我们认为这种思想是父亲宽仁的表现,越到后来,才越深深体会到这是父亲的人生智慧。

父亲的一生把苦难和乐观交织在一起,坚强地面对生活。听奶奶讲,父亲从小体弱多病,把他拉扯长大极其艰难;中年的父亲靠他微薄的工资收入养活着一老三代、一家八口,自己省吃俭用,一床毛毯伴他走过了一

生;晚年的父亲在病痛折磨中挣扎了三年,永不服输的父亲最终还是败给了病魔。

两年前,父亲离开了我们,艰难地走完了86个春秋。他以普通、平凡、坚韧和乐观告别了这个世界。那个夜晚,守着父亲,目送他从一个世界走向另一个世界,我感到了无助与孤独,爱我的父亲永远地走了。

我怀念父亲,在列车上、高铁上,在纵横交错的铁路网上我深深地怀念着他。在我心中,父亲永远活着,永远年轻!

